

看诗不分明

(57)

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。作为文坛领袖,他“手持文柄,高视寰海”“三十余年,声名塞天”(刘禹锡《祭韩吏部文》);作为作家,他敢为风气之先,为文为诗气势磅礴;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“人”,他刚直敢任,人格伟岸,诚为伟丈夫。如此人中鸾凤,却也是性情中人,不但极重感情,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,而且有幽默的一面。

且看这首《郑群贻簪》:“蕲州簪竹天下知,郑君所宝尤瑰奇。携来当昼不得卧,一府传看黄琉璃。体坚色净又藏节,尽眼凝滑无瑕疵。法曹贫贱众所易,腰腹空大何能为。自从五月困暑湿,如坐蒸甑遭蒸炊。手磨袖拂心语口,慢肤多汗真相宜。日暮归来独惆怅,有卖直欲倾家资。谁谓故人知我意,卷送八尺含风漪。呼奴扫地铺未了,光彩照耀惊童儿。青蝇侧翅蚤虱避,肃肃疑有清飙吹。倒身甘寝百疾愈,却愿天日恒炎曦。明珠青玉不足报,赠子相好无时衰。”

在友人郑群家见到上好竹席,质地和颜色都完美得像黄琉璃。韩愈当时是受人轻慢的江陵法曹参军,偏偏体胖多汗,进入夏天之后,就像天天坐在瓦罐里被放在火上蒸一样,不胜其苦。他手抚竹席心里想:这个真是太适合我了。直到回家还独自惆怅:这样珍贵的席子,若是有卖恐怕也价格昂贵,足以让人倾家荡产了。没想到郑群善解人意,居然将那如同八尺含风涟漪的席子送来了。韩愈连忙叫奴仆扫地铺开,还没铺完就光彩照耀让人惊叹。苍蝇蚊虫顿时纷纷逃避,凉快得简直像吹起了阴森森的疾风。倒头就酣睡,百病全消,有这样的竹席,反而希望天气一直炎热了。最后一句,有专家解释“无时衰”为祝对方永远健康之意,玩味诗意,似乎“无时衰”说的不是对方身体,而是“相好”——即双方的友情,这应是韩愈表示:赠簪之情,即使明珠青玉也不足为报,惟有长相相交好,用永不衰竭的友情来回报。

以“黄琉璃”、“卷风漪”来形容竹席,以“青蝇侧翅蚤虱避,肃肃疑有清

飙吹”来描写竹席之妙用,以“倒身甘寝百疾愈,却愿天日恒炎曦”极言竹席凉爽和对竹席的喜爱。全诗语言夸张,状物传神,别出心裁,妙不可言,真切表现了对朋友暑中赠席的由衷喜悦和无限感激,饱含对真挚友情的无比珍惜。

除了怕热,牙齿也是一大烦恼。韩愈的青年和中年都家境寒苦、处境艰难,损坏了他的健康,以至于他在名作《祭十二郎文》中无限悲凉地写道:“吾年未四十,而视茫茫,而发苍苍,而齿牙动摇。念诸父与诸兄,皆康强而早逝。如吾之衰者,其能久存乎?”

但在诗中,他却能用豁达的心态来对抗未老先衰,口吻诙谐幽默,令人捧腹:“去年落一牙,今年落一齿。俄然落六七,落殊殊未已。徐存皆动摇,尽落应始止。忆初落一时,但念豁可耻。及至落二三,始忧衰可死。每一将落时,懊恨恒在己。又牙妨食物,颠倒怯漱水。徐存二十馀,次第知落矣。倘常岁落一,自足支两纪。如其落并空,与渐亦同指。人言齿之落,寿命理难待。我言生有涯,长短俱死耳。人言齿之豁,左右谁谛视。我言庄周云:木雁各有喜。语讹默固好,嚼废软还美。因歌遂成诗,时用诮妻子。”(《落齿》)

写这首诗的时候,韩愈三十六岁。刚开始掉牙齿的时候,只觉得豁牙难看可笑,等到接二连三掉的时候,才开始担心自己要死了。每颗牙齿要掉的时候,心里真是提心吊胆。牙齿参差不齐妨碍嚼东西,牙齿东倒西歪连漱口时都很紧张,剩下的二十多颗,也知道早晚要掉光的了。但是转念一想,按照现在的速度一年掉一颗,还可以支撑两纪(一纪为十二年),与牙齿掉光同步,身体也渐渐衰老。人家说掉牙齿意味着寿命不长,我说生命自有止境,活得长和短都要一死。人家看我豁牙,都很吃惊地注意,我说按照庄周评价树木和大雁所揭示的道理,有牙没牙各有各的好处。掉了牙齿吐字不清,也许沉默更好;嚼不动硬的东西,就嚼软的,也许滋味更美。因此写了这首诗,让妻子儿女惊讶一下。

读这样的诗,不知当时韩愈的家人是惊讶抑或含泪微笑,但后世的读者,在忍俊不禁之外,真是倍觉这位大诗人的有趣、可亲。

有趣如何不丈夫

潘向黎

所有的乡愁

陆梅

终于完成了,二零一二年溽热的夏天,我和十二岁的格子一样,耳边总回旋着噼噼啪啪的火雨声。现在,我要和她告别。

这个小说,从开笔到敲上最后一个句号,延宕的时间太久。记忆里,似乎连着几个热夏都在试图走进这个女孩的城堡。——为什么说是“试图”?因为总是少时间。终于得了一个整日,跟随格子在芦荻街上游荡,下一回,又不知何时。有时等上一周,有时一月,甚而更久,如此反复,我总不能真正地走进格子的内心。我感受到了她的不信任,她的嗔怪。她索性抛下我,一个人远远地跑前面去了。

这样一种试图走进、却又被抛下的无望,随时催逼着我,令我不敢懈怠。有一天,我恍然发现,我笔下的人物开始朝着自己的方向、而不再是我设定好了的路线发展了,心里一惊,继而一喜,告诉自己:就让格子心无旁骛地一个人游荡吧,谁也不该替代了她。

“格子的十二岁夏天,是在暖水瓶的忧伤碎裂声中惊醒的。”这是小说的开头,我在敲下这第一句话时,似乎给小说定下了基调:忧伤的,懵懂的,惊醒的——是一个十二岁少女眼中的世界。而我着力要刻画的,就是这个叫格子的少女,面对一个复杂世界的所有感触、哀愁和心灵的激荡。我特意为小说画了一张人物关系图和小街平面图。我甚至还给小说勾勒了一个梗概。

我给自己备了一个本子。开笔前,我将人物图谱和小街平面图画在了本子上。有了它,似乎我可以去建造一个世界了。我的确也是这么开始的。我谨记着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·曼古埃爾的话:“为了要使一本书能吸引我们,就必须要在它所虚构的故事与我们的经验之间建立某种联系——在我们自己的与存在于书页之间的两种想象力之间,建立起一种巧妙的联系。”

我想象了一个芦荻镇:古旧的、安静的、水汽弥漫的,同时也是炙热的、沉睡的、午后的热焰噼噼啪啪爆裂的。格子就在这样一个古镇小街上游荡。百无聊赖,无所事事。她似乎总在游荡,从自家竹林到老梅家的梅家坞,从草木葱茏的山岗到神秘深幽的尼姑庵——这个尼姑庵,在我开初交代小镇格局时,并未意识到它在“下卷”会成为故事的重要发生地。连带着,意料之外的人物一个个登场:尼姑庵老住持觉持师傅、小尼姑静莲、打杂和尚静守。

故事似乎偏离了轨道,按它自身的逻辑在生长。我问自己:为什么要这样写?如果我是十二岁的格子或者老梅,会对这座尼姑庵生出探看的兴致吗?又能感受多少?显见的,我不能肯定。那么我怎么处理?

我似乎总在思考,字斟句酌,改改停停。我的耳边呼啸着老梅心底的呐喊:“小镇啊,你的街道永远寂静!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回来说:你为何人去巷空一片荒寂?”

小说还有个“插叙”,这段文字其实更像一个“尾声”,或说“余情”。我的本意是想做个停顿,就像音乐里的休止符,让读者从格子的小世界里抽一下身,回望或者远看;让长大了的格子踏上返乡之路,等待她的,恰是多年前的自己。时间和空间,故乡和他乡,童年“梦中的真”和“真中的梦”,乐土不再的喟叹……以及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。但愿读者能够理解我的“一厢情愿”。

好了,该是告别的时刻。多年前的夏天,格子告别了她的童年时代。而我,也要在夏天里和她挥手再见。好在,“过去是不会真正离去的: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一切仅仅存在于逝去的瞬间之中。”(阿尔维托·曼古埃爾)

(作者长篇小说新著《格子的时光书》后记,略有删节)

散落在纸上的优雅

千金

留白、过度的褐灰,穿插着点、线、构成,加之看似随意却经过安排的构图,画面显得十分富有张力。通过皴擦、刮划,油画棒产生了特有的肌理,小小的卡纸上,可以品味的内容却很多。这些丰富的视觉效果,使不过方寸的作品有了宏大的气场。以至于没有看到原作的许多人以为是黄阿忠最新的大幅油画创作。



黄阿忠秉着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理想,他的作品从矫情、故作或故弄玄虚。他希望做一个纯粹的自然通过自己的理解表达出来,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对自然的描绘,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人文的情怀。他摆弄着这些平凡的船、海滩、房屋、拱桥,将客观世界中的它们组合到他的卡纸里去,扬弃了聒噪,纷繁的世俗气,重构成一个个充满诗意的画面——静谧、祥和、平实,又有洒落在各处的灵动和一闪念间的活跃、跳跃。透过这一动一静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禅悟。

如今,他又在画室裁纸、刷底,准备起航去更广阔的天地,以自然的景抒写人生的情。

一片色调变化微妙的天空下泊着几艘错落有致的驳船,随着微风徐徐摆动。长长短短的桅杆撑起画面,使得构图富有张力。金橘色的海面诉说着夕阳下水珠们雀跃的心动;老宅的黛瓦飞檐间透出一缕光,洒落在深邃的弹砾路上,曲径通幽,消失在远方;石板拱桥下,水波漾漾,两旁的欧式建筑静静伫立,斑驳的高墙低声吟唱着历史;蓝绿色的大海延伸到远处,岸边一株棕榈树,微微垂下头,羞涩地注视着金色的沙滩;砖红色的东南亚风格建筑,逼仄的街道,略微宽阔的小广场,热情奔放的色调,一派亚热带风光……这些就是黄阿忠赴东欧、马来西亚等地采风时最新创作的一批纸上油画作品。自然派先驱摹写自然的传统延续到了这里。

早先,黄阿忠游历欧洲时开始了纸上的油画探索,他将报纸、广告纸等各种材料运用到画面中,借助其中的底色或效果,正是当下最时髦的综合材料艺术,带有后现代意味。但是他却不是刻意为之,这些作品可以说信手拈来,带着些许玩耍、游戏的味道。事实也是如此,他的这些纸上油画作品,最初就是在欧洲那些不知名的街边小咖啡馆,与朋友小憩时,随手拿起一张广告涂绘的。

渐渐地,他将这种小怡情上升到了创作的高度,使得这批新作更精致。虽然看上去有精细的刻画,但画面还是显得十分轻松。方形的卡纸上,刷

西域散曲

傅震

癸巳夏,学友四十二人随韩君教授赴银川,穿固原;攀崆峒,过平凉;经兰州,巡张掖;涉酒泉,遇瓜洲;拜谒敦煌。一路所见摄心,拾感作小诗,自称《西域散曲》。

崆峒雨趣

六盘怀抱泾川处,闲鹤老君云海边。雷祖宫前震雷幕,珠垂峰上泻珠川。通天桥晃青蛇出,望驾山飞鸂子悬。更探云霄混元顶,黄衣渺渺众神仙。

注:游道家圣地崆峒山,恰逢大雨,旅友们兴致不减,穿上小店卖的黄色雨衣,攀登于云雾山间。

张掖丹霞

浓似飞霞淡似烟,西廊锦瑟几多弦。层层叠叠风沙剪,赫赫洋洋戈壁连。红黄蓝绿维持练,川浪波澜自立巖。幸得一朝游此地,始信乾坤妙手编。

过酒泉

雄关嘉裕望祁连,大漠白云过酒泉。曾载一双玄奘足,久闻千响使臣鞭。孤烟方觉心无限,落日难知世已迁。墓室埋沙今又见,瓜洲乍现彩虹天。

敦煌钩沉

天马横空出,开怀汉武帝。四郡歌大一,三叠曲瑶宫。古道今何若,玉门春卷风。沙洲窟佛静,犹梦反弹中。

注:1.汉武帝元鼎四年(前113年),敦煌渥洼水中出现了天马。武帝开怀作诗《太一之歌》,立下“骋容与兮驱万里”的宏志,驱逐匈奴,“列四郡(武威,张掖,酒泉,敦煌),踞二关(阳关,玉门关)”。2.清代敦煌知县苏履吉《两关遗迹》诗中有“一方雄控今何若”之句。



山水

王诚强

因为等待的是阳光,明天或许会来。冬子拍拍我,直到我毕业后,我整天窝在家,小雷和冬子有时会来,我们安静坐着,看窗外的天空。当最后一缕晚霞跌落窗口,我们长出口气:又过了一天。过了今天,就是明天,录取通知书就会到。我们一直这样认为,坚信明天会更好。

那天,小雷和冬子跑来,要看我的通知书。我说没收到。他们不信,说戴伟都收到了,和我报的是同一个学校。我心底一沉,难道……我不敢往下想。可能是我脸色不好,他们没再说话,挨着我坐下。“一定是邮局没来得及送,明天就该送来了”冬子安慰我。

第二天,他俩一早就来了。我们守在门口,一直到月亮升起,仍没看见邮递员。小

雷说,可能又有事了,明天或许会来。冬子拍拍我,直到我毕业后,我整天窝在家,小雷和冬子有时会来,我们安静坐着,看窗外的天空。当最后一缕晚霞跌落窗口,我们长出口气:又过了一天。过了今天,就是明天,录取通知书就会到。我们一直这样认为,坚信明天会更好。

父亲回来了,喊我进屋。不知何时,天已黑了。小雷拍拍我:再等等,会来的。大不上了二本,咱爸还在一起。我点点头,敞亮很多,就算什么都没了,还有兄弟!

父亲漫不经心地说,一本通知书下来了。我哦一声,给父亲倒杯水。父亲说,刚才碰到隔壁你婶,她娃收到通知书了,真争气!重点!我打开电视,调台。父亲看看我,笑起来:咱娃比他考的多,还不上个重点!我这黑脸都可当电灯了……

父亲顾自乐着,一直,我都是他的骄傲。不过,这次我有点心虚。

以后,父亲一到家,就说谁谁收到通知书,然后看着我乐呵。对我,父亲总是很信任。二本的通知单都到了,我的仍杳无音信。邻居看我的眼神开始怪怪的,在背后指指点点,甚至连小雷和冬子也不见了。那个夏天,我看见天空一天天塌下来。

我躲在屋里。吃饭时,父亲会敲门,他喊我时永远像唱歌。那天,母亲吃着饭絮叨:今几个碰见小雷和冬子,问咱娃可收到通知书?他俩收到了,还是一个学校,让他们来玩,跑得比兔子还快……父亲打断母亲的话:他俩是二本,咱娃可是重点!不一

样,对吧?我没敢看父亲,点点头。我草草扒完饭,躲回房间。父亲坐在门口,抽着烟,哼着小调,有一搭没一搭和我说话,只是绝口不再提通知书。

我被敲门声惊醒。是父亲,还有小雷和冬子。原来,一块口香糖粘住了我的通知书,小雷和冬子把邮袋翻过来,才找到。我打开门,看见一地烟头,父亲抱着通知书亲个不停。“重点!我就知道咱娃行!”一滴泪一闪,走失在父亲皱纹里。

我闭上眼,任小雷和冬子捶我的胸膛,把心中那扇门撞得轰响。是的,父亲!幸福总会来敲门。是你用信任和阳光给了我希望,帮我度过了那段忐忑的日子。

十日谈

我的毕业季

老爸老妈来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了。

